大理日报
2025年5月26日 星期一 投稿邮箱 / dlrbtg@163.com
本版责任编辑 / 王晓云 终校 / 马丽芳

乡愁大理

看不够的洱海月夜

周学朝

早就听说，洱海里的月亮，无论是阴是晴，是圆是缺，都永远是那么晶莹透亮，清晖四射，多情温柔，善解人意。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考上了大理民族师范，终于走出大山，来到了洱海边生活，只要有时间，每逢天空有月亮的时候，我几乎都要去洱海看月夜。

洱海的月夜，很甜美。荡舟洱海看夜景，月光荡漾在平静的水面上，大理的夜空显得格外明净，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浩渺无际，纤尘不染，洱海周围的村庄轮廓在月亮的清晖里清澈而明朗。随着月亮升高，游船的移动，海面显得一片恬淡、温馨和静谧，温柔地慰藉着游船上的每一个人的心灵，我也在甜美柔和的夜晚，进入沉沉的梦乡……

洱海的月夜，很顽皮。在寂静的夜晚，天空一轮圆月和洱海的水波相互唱和，摇曳的波光奏出一支甜美的小夜曲。一条小船荡进洱海深处，那些洁净的月光就像一个个顽皮的孩童，瞬间四散逃逸；当小船停止了晃动，停在了湖心，那些顽皮的孩童又像是听到母亲的轻声呼唤，星星点点逐渐汇聚，最终成为了皎洁的玉轮。倘若没有一丝风吹，站在洱海西岸，一轮皓月从洱海东岸缓缓升起，清凌凌的海面，恍惚便会看到一个顽皮妙曼的小女孩款款向着海边走来。那飘浮海面的轻云是她的衣裙，岸边树影是她的身姿，月亮便是她一双玉臂高举着白璧做成的、与洱海的“蓝”相互陪衬成一个白玉盘。这纤尘不染的月亮，恐怕就是洱海月显得大而亮的原因吧。

洱海的月夜，是寓意团圆的。明代诗人冯时可在《滇西记略》中这般描述：洱海之奇在于“日月与星，比别处倍大而明”。这是描写每月十五的月亮。若在天气晴朗，明月初升之际，漫步洱海西岸或在望海楼上观景赏月，仰望苍穹，那轮圆月格外的大，格外的亮，格外的圆，仿佛触手可及。水中，圆月如轮，浮光掠影；空中，玉盘高悬，柔情似水，景色奇美。热爱大理的人，心中只有一个最美的洱海，这个地球上也只有一个给予团圆和睦的洱海。

春夜，在明亮的月光照耀下观赏洱海，洱海就像明亮聪慧的“眼睛”。她以亘古不变的温婉，静静凝视着人间的悲欢离合；既像母亲那只轻柔的摇篮，以千年如一的慈爱，欣欣蕴育着大理的生生不息，又像诗意勾勒出的圆月，以日渐饱满的弧度，淡淡描摹着大理的朝朝暮暮，更像那爽风吹动湖面荡漾的波纹，以温情脉脉的闪动，悠悠吟唱着大理的早早晚晚和岁岁年年。因此，居住在洱海边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洱海，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洱海，像守护自己的家园一样守护洱海！

夏夜，在月光里游泳，是一种心理上很诗意、生理上也很惬意的享受。每次几乎都是忙里偷闲，月亮刚从山边升起，我就已经来到岸边几株柳树和一片细沙组成的湖滩。风轻人静，潜入水中便有一种异常舒服的感觉，海滩上弥漫着淡淡的月光，像浸泡着清亮的湖水，远近的柳条在月光下摇曳倒映到湖里。我似乎感觉在湖水上飘逸着，脚下的细沙也像在犹犹豫豫地移开，脚底一阵轻柔酥痒传来。面对这样恬静舒爽凉快的夜晚，这样的月光，月亮就是宇宙间最特别的魔术师，能使人从生活的芜杂中解脱出来，温情重新复苏。

有时在明亮月光下游泳，会看到洱海西岸的苍山突然明晰起来，静悄悄的，一峰连着一峰，沐浴在银白的月光里，朦胧，飘逸。当我浮在水里，缓慢地游着，看见水面上的月光，随着水波起伏映衬。蓦然回首间，那月亮又在海面连连跳跃着，最后猛地跳到洱海东岸，变成一轮白月亮。此情此景，沐浴在最美的月光里，我脑际中突然掠过“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照苍山雪”，慢慢地从中品味出美的意蕴来……

秋夜，在洱海看月，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夜幕降临，渔船归港，桅杆林立，渔民在船舱里烧火煮饭，秋风中夹杂着海水煮鱼的香味，扑鼻而来。深夜，渔火灯标次第闪亮，一曲曲“吉秋勒”的白族调和着古朴的三弦声，随着海风在茫茫的海面上悠悠地飘荡。这个时候，月上柳梢，水波不兴，静影沉璧，可以静听海水波动的声音，感觉静谧温馨，目酣神醉。若是夜风乍起，则是波光摇月碎，金凤梳柳髻，沿岸倒映在水中的路灯随波摇曳，洱海又是金波涌动……此时此景，让人感到洱海之美，美在月夜。

洱海的月夜，是看不厌的。小船一摇一晃，随着天光月影，那个又大又圆月亮，永远晃动在我的心里，我也仿佛是那在月光下洱海里快乐游泳的鱼儿。

亚溪河的石头

余述祥

晨曦拨开最后一缕雾纱
卵石在浅滩上舒展褶皱
流水揉碎锈色的云
将沉睡的河床轻轻漂洗
漩涡里浮起蒲公英的絮语
每片绒毛都映着月光
过路人把脚印种进涟漪
有时是欢笑 有时是叹息
深蓝在石缝间流淌千年
青苔数着星群坠落的次数
当流星游过浪花的鳞片
所有石头都睁开了透明的眼睛

四月

紫箫

暮春的折页里
夹着落花的余香
也夹着莺啼燕啭
这是她在离别前
留给初夏的念想

岁月抛下斑斓裙裾
换上绿色的薄衫
这是生命从稚嫩走向丰盈
从青涩迈向成熟
必经的路径

抛开浪漫的遐想
做农人镰刀下
金色的麦穗
或是做他们肩上的扁担
一头挑着太阳
一头挑着月亮

一座让我牵挂的城

乌兰

巍山很小
小得像我掌心的一枚纽扣
却扣紧了我的心扉

我数次穿过巍山古城
明朝的风与今天的阳光相撞
在石板路上溅起细碎的光
轻轻牵着我　走出了岁月的模样

崇正书院那轮曾照古人的月
映出我读书时的清瘦身影
那里买过的书
每一个字都被珍藏心底

偏爱扎染的靛蓝
穿在身上　漂亮得像新娘
南诏的板蓝根在褶皱里呼吸
呼出一朵白云　落在肩上

刘老师的梨园有朵梨花
春天时曾被我吻过
我猜它结出的甜
一定藏着整个果园的星光

艳丽的服装穿在身上
红色的大朵茶花在衣襟上热烈绽放
我一低头　便接住了
整个春天的澎湃

与彝族的兄弟姐妹一起打歌
小雨点儿在脸上跳出快乐节奏
我和着芦笙美妙的音乐
快活得像一只刚出窝的小鸟

巍山啊　为何我一去再去
或许我的爱　早已渗透于
你的每一块青砖
每一片云彩

大理诗本

（二）

海男

我的前世曾在伟大的苍山飞翔过

慢慢往上走，于是，旅人们来了
看见苍山像是迷失了灵魂
仅仅是一场场春夏秋冬以后
旅人们像蜂窝中的蜜蜂朝着色香弥漫的
版图奔涌而来。我也来了
女诗人海男，是我的另一种属性
我从低矮的天空之城往上走
看见了米粒般的碎花，看见了旅人
一个称之为背包族的风尚
静悄悄地降临：那些失去的风信子
还有涂鸦过的鸟翅，告密者的嘴唇
都需要在此停留。我看见一个苹果般的
少女，她和男友往上走
当她回过头来是在看身后的洱海
她苹果般饱满的面颊，红唇和长发
多么像我的轮回，像我的前夜
在很多年前，我一个人总绕着大理
绕着圆圈走一段又住一夜
此刻，独自从苍山走
很久很久以前，山脚下就是洱海
众生住在苍山的半山腰，这轶事
太远了，那时候，还没有诞生车轮
但已经有大理马，马的脊背上
映着苍山飘过来的云彩
大理马的蹄筋处出现了羊肠小道
此刻，在半山腰之上人们开始搭帐篷
旅人放下沉重的背包
从里边取出电筒、网络线、三脚架帐篷
苍山上有火尾太阳鸟，它们迁移而来
细长的嘴，伸往高处和海拔高度再上升
身体中橘黄色的尾翼往上高高翘起
哦，迎面飞过的火尾太阳鸟
像是来吻我。如果与一只鸟接吻
那说明，我的前世是一只鸟
我的前世曾经在伟大的苍山飞翔过
我是那只火尾太阳鸟吗
那一夜，我钻进营地上的帐篷
梦见我，用身翼托起苍山之雪
冰冷的旅途，要飞过梦的
多少次轮回，我才知道苍山顶上
有我们无法飞过去的转世之路
雪月之下我们钻进帐篷
深呼吸后，梦开始游荡

［摘自《美好生活 诗意大理》（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 编）］

按理说，李桂科从民办教师考到卫生系统，成为“吃国家粮的”，那时是农村人极为羡慕的。可以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可以吃一角三分八的大米，可以享受国家的粮油供应，那就是差距，是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刚刚二十出头的李桂科，正是刚刚出山的太阳，美好时光在等待着他。

李桂科刚到防疫站的时候，却有“当头棒喝”的感觉。他们招的这五个人，要治麻风病。关于麻风，李桂科是知道的，他的高中同学杨晓元，就在学校筛查时，发现患有麻风病，高中也没读完就去了山石屏疗养院。他的老家孟伏营，也有麻风病人，他叫李跃全，去了洋芋山。李桂科出生的三营坝子，在洱源县算是麻风高发区。那些年，村里只要发现患有麻风病的，要么就被送到洋芋山，送到山石屏，要么就被撵走。麻风就像田野里的游魂，人人谈之色变，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在村庄里，也没有麻风病人的容身之处。他们几人被招到防疫站，就是为治麻风病。

李桂科滚烫的心凉了半截，那种刚刚吃上“国家粮”的喜悦没有留存多久。

1981年12月，洱源县卫生防疫站皮防股开始培训新招的五名防疫人员，他们是张开武、李桂科、杨德昌、朱占山、李国兰，大家都由原先的欢欣，换作惴惴不安的神情。丁文先医生身材瘦削，有着专业精神和防疫的经验。他给李桂科几人培训三个月，主要内容涉及麻风病防治和防疫知识。

丁文先首先给大家“打气”。他引用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他告诉大家：“现在咱们洱源县麻风病肆虐，患病率已达27.3/万，必须尽快控制麻风病，治疗麻风病，为人民群众解除痛苦。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咱们都是白衣战士，打的是一场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持久战。因此，咱们都要有自豪感和责任心。麻风病可防、可治、不可怕，咱们身为医务人员，不能怕麻风病，更不能歧视麻风病人。尽管社会对麻风病仍有很大的偏见，但是咱们就是要治好麻风病，消除社会的歧视。”

丁文先的一番话，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再次使这些年轻人热血沸腾。

三个月的培训，使李桂科从民办教师迅速转型为麻风病医生。他知道自己不是毕业于专业院校，必须尽快弥补不足。每次授课，他都一丝不苟地记笔记。下课后，他都要默记授课内容。那些日子，使他迅速地了解麻风病的防治知识。他懂得了麻风病是由麻风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与结核病、梅毒并称三大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皮肤和周围神经。抵抗力差的病人晚期可侵犯深部组织和内脏，可致残。麻风患者是麻风杆菌的天然宿主，也是唯一传染源。麻风病不胎传不遗传，主要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95%的人对麻风有天然的免疫力，只有5%的易感人群容易通过密切接触被传染。但由于中国传统医药对麻风病束手无策，连“药王”孙思邈对麻风的治愈率都不高，因此人们对麻风恐惧、排斥，对麻风病人歧视、遗弃，甚至打击。有些地方，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民国时期的洱源县，就曾将麻风病人集体赶到荒野，让其自生自灭，结果大多饿死。楚雄州姚安县有个李姓老头，竟将自己得了麻风病的儿子活埋。永平县有个教师，因为得了瘤型麻风，到山上搭了窝棚居住，后不堪其苦，点火自焚。

麻风病，这种让人眉毛脱落、足底溃疡、嘴歪眼斜、手指脚趾断落的传染病，使皮肤失去痛感，针戳刀割无感觉。因此手足经常被烫伤，伤口无法自行愈合，手足溃疡还要下地干活维生。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生存状态，是人间的噩梦。在医疗条件缺失的时代，得病后的遭遇比乞丐和犯人还要凄惨。被赶走、独居、毫无自尊地自生自灭，是麻风病人的生存状态。在云南，最典型的要算昭通天坑中的麻风村。这个天坑在镇雄，当地人叫大锅圈，是火山喷发遗留下来的大坑，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麻风病人，从坑顶用绳梯放下去隔离。除了按时投放药品和粮食，基本与世隔绝。而在洱源，除了山石屏麻风院外，还有洋芋山、干海子、玉石厂等几个麻风村，都是被安置到此，或自行到此隔离，是普通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区域。

恐惧是可以理解的，麻风病的潜伏期是两至五年，而且缺乏有效药物。尽管欧洲在1943年就制成了化学药品氨苯砜，但中国用于治疗麻风病，还是五十年代之后。当代诗人张二棍写了首《天坑下》的诗：

垂绳的人早已离开，绳子
在吊坠过最后一个人之后，就开始了
腐朽
只有麻风病人们
留了下来
他们宛如
一个个高僧，需要朝夕
面对着，这万仞悬崖
一遍遍，功课般
呼喊着每一个亲人的名字
那此起彼伏的喊声，在天坑下久久回荡着
——让那些喊声多回荡一会儿吧
他们一直喊着，就会忘记了疼痛
他们一直喊着，就不会绝望

连载㉚

夏之蓝

彭枝福 摄

本报地址：大理市太和街道榆锦路1号 总编室：0872-2121515 综合办公室：0872-2223774 广告服务：0872-2121525 2139222 邮政编码：671000 广告许可证：大工商广字001号
定价：378元/年 零售每份1.5元 大理天龙印务广告有限公司印刷（地址：大理市凤仪创新工业园区 电话：0872-2511268转8113）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大理州分公司